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鈇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
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
千駟而騏驕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跡末

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
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
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
測無涯始自髻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
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
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

書院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
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
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
學無不涉名重於徃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
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
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
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
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

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
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齊商洛
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
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
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不非應期器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術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挺於埃
塵之中傲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
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
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
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
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
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

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鼉鼉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恟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天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

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辭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

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道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重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眾闕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問閭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

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

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
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
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顛顛悽
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眙
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鼙擊鼓聞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
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
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
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
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
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
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
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

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有脫文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嗾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鏹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

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右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
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

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
投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
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
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如何無死也讓
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
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襄古之世無君
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

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
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
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
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
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
胷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
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杪
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

飾紵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
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
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
本法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
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
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
利敵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
人辜諫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

惡用包烙之雷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
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
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
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壽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来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烏聚獸散巢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稷梁嘉旨黻黼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贍辰而鑕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

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狂之官下有重類
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
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
書或鱗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
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
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
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為
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
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閭哉雅論所尚唯貴

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
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
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
楫之噐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
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至于今賴其厚
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
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載棄
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
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

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
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
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
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
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
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
誹謗以攻過貴昵屬之補察聽輿誣以屬省鑒履尾
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
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

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
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
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
為夷齊人比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
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柁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
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
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

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
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
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
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
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
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
者憂勞於上台鼎顛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
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譽之不虞故

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
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惟
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
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
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為幃濯裘布
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
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
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

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
 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
 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
 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
 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
 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
 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
 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
 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
 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
 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
 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
 漂橈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
 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
 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
 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
 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

承訓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七

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
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
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卨
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
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
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
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飾無光器之用馱無
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竒怪
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汙
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
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崕漢亦可知矣夫服章
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
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
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
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
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
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
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
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
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
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
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旣足禮讓以興昔
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
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
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

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
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
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
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
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
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
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
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
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
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
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
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徃
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
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
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
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吳旰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彛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噓咩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

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母之環以其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蛸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儉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客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渴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穉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旣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旣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蚩之不鈞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獄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讎人解

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由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危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夫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府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豈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纚舟弭楫於衝風之

前瞻九疇而深沈望密蔚而魯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蠱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繫二䟽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竇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

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詆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徊翮坑穽充蹊則鱗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為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

忘退斯之以乎夫莢奔而不止者豈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美刃不怠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及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

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前感以
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
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
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
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
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
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
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

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
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蠅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
碎而為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
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
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
者不亦榮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
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蕪舒於
華第艷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
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之

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灑采羽頡頏飛繳隨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尉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游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諛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執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噐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滄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

則朝菌不能斷焉玃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俊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颺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紫之孔明公瑾貢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

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
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歟哉免乎斯累也
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
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
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
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
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度上之
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
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

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
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
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
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雒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
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
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
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
之戒忠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
管合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
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
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
怕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
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甄陶以盛酒雖美
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

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
以也夫王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
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
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
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
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
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
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為不識

者吐清商音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
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
氣乏椎肱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
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
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
以俟識者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
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
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北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

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文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

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

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睹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
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性闇善忘
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
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
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
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
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
情無急此以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
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徃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
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竒異而正值大亂
半道而還每興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
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數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
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
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
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
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

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葺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

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閭至之密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疖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為傲

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
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
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
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
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
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
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
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身少及
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

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
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
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
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
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
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
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
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齎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
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

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數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恣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賓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遠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措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

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况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

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嘒嘒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瞞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右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

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
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
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捩得衆者
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
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
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
損傷以救諸軍之太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
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
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
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
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運不受
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
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
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
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
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
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

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

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宿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高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夫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蚩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

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
 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
 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
 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
 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
 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
 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
 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
 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士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

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
 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
 延年攘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
 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
 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
 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
 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鬪
 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
 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反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徃徃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

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

以入白刃取大戰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策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發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

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遇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繫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

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
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
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
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
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
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
覽遠右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
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
壤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
陋沉抑娑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
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
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
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
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
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此本從道藏本傳刻字句及分卷無少異其紅筆係抱經先生
所校不知所據何本此書昔為先生見贈者今以藏本校勘
記之時歲在己巳正月廿二日五硯主人廷壽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一終



